

滴滴。

少年在同樣的時間甦醒，於同一個鈴聲間隔關閉鬧鐘，展開了他的一天。

簡單盥洗、將霧灰色的蓬鬆短髮梳理整齊，壹穿戴整齊、披上作為IRID研究人員識別之一的白袍，藉由連結鏡頭的AR投影檢視一遍儀容。他面無表情地扣上附有注射器的頸環，作為一名哨兵毫無抗拒地從自由的野獸被馴為家犬；最終拿起多媒體護目鏡佩掛在耳上、漆黑的屏幕掩去大半的面容。

用冰冷的人工造物隱沒那張中性且淡漠的臉，彷彿他做為人的部分又更少了一些。

他理解自己作為『人類』這個群集的一份子，僅是作為一種認知。

就像『IRID』、『製藥部門』、『研究員』、『男性』、『哨兵』等等群集之一，每個人身上有帶有無數標籤以供他人識別，存在即是資訊的集合，一沙一世界，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著龐大的資訊集成。

而資訊能否有所作用，則視乎運用的人如何處置。

活物也好，死物也罷。能夠造福群體便是存在的終極目標，以全然的理性運行——必然會以群體的幸福為優先。致力於改善一切的科學家們是最有遠見與大愛的一群人，不斷提升的科技樹應當會迎來美好如夢一般的天堂世界。

然而發展的階梯毫無道理地歪曲，眼前經歷了三戰放射性武器與INV傳染病的摧殘、殘破不堪又逐漸步向破敗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來的呢？他從文獻中發現過去的世界雖然不至於完美無瑕，卻也比現在的荒蕪廢土要來的豐饒得多，心裡的疑惑越發深厚：難道人們不能理解團結共榮、資源永續才是至善至美的願景嗎？

無論腦中的知識如何積累，壹始終不能理解。

但他不理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比方說現下，他拿著從員工餐廳打包的類炒蛋三明治正打算直接前往研究室，卻在前往電梯的連接層遭遇的這個熟悉身影。

「你還戴著那個蠢東西啊？真噁心，連自己都沒辦法接受那張令人倒胃的臉嗎。」正在跟身旁同伴閒聊的銹色短髮哨兵注意到他的接近，身穿IUM安全部制服的青年像是早就準備好了一樣流暢地吐出嘲弄的話語，「虧你這樣也算個哨兵，你這殘次品簡直比遲鈍種還不如。」

「早安，翦茲，你們今天也很有精神。」壹普通地點頭回應，他基本習慣了翦茲這樣的招呼方式，畢竟類似的台詞他聽了五年，對方翻來覆去差不多也就那幾句話。剛開始壹還會善意的提醒他某句話已經重複了37次，結果只換來翦茲更加激烈的怒罵，雖然不理解對方之所以會有這種反應的原因，但他認為或許不要再進行這樣的嘗試對雙方更好。

他不解翦茲的舉動，同時也對此沒有什麼感覺，僅是生活中一個固定會發生的中性事件，所謂的好、壞、喜歡、討厭、猶豫、困擾……都是人附加的情緒與定義，他不需要那種東西。倒不如說對方能夠堅持在五年間日復一日重複這樣毫無意義的行為，某種層面上來說毅力值得欽佩。

「怎麼，這麼著急去哪？想鑽回你那個充滿儀器的倉鼠籠吃乾糧？」翦茲跨到走廊上攔住壹的去路，誇張地進行他充滿針對性的演說，他的兩個同伴靠在牆邊發出笑聲與口哨，既不幫

忙也不阻止，倒像是來看熱鬧的，「瞧瞧你把自己搞成什麼樣子，活生生就是個怪胎！像你這種不配稱為哨兵的傢伙怎麼還不去死。」

「翦茲，以平均壽命來算我還有33年的餘壽，很遺憾你的願望短期內無法實現。」少年搖搖頭，心平氣和地說著非常務實的見解，甚至還表露了一點對翦茲視力的擔憂，「而且如果已經遮了半臉你還是感到生理上的不適，那麼我誠摯建議你找嚮導調低視覺敏銳度，累積的雜訊太多會影響你的精神健康。」

不僅是因為對方再三針對自己的長相發表意見而戴起護目鏡，為了避免翦茲刻意撞翻自己的湯品或飲料壺也不在餐廳吃飯，他甚至不外帶任何有汁水的食物好徹底免除事件發生的機率——但這不代表翦茲說什麼他都會毫無保留地接受，如果自己能夠免去與其衝突為他人帶來的困擾，壹不介意在能力範圍內做點改變，但自己的死亡無法為群體帶來貢獻，他絕不會做出這種百害而無一利的行為。

「好嘍，小子！」「哈——翦茲你又被拒絕了，笑死。」

壹的回應讓翦茲當場愣住，反倒是他的同伴們爆出歡呼聲，貌似就是為了看這一幕而來，嘻嘻哈哈地在一旁打鬧。

「操，死娘炮你是不是以為我不敢在這打你——」青年哨兵氣急敗壞地握起拳頭，但一點也沒碰著眼前的少年，顯然沒底氣直接出手。

「你不能，連接層的監視器密度是全樓層最高的，360度無死角。有鑑於上次受到申誡禁假的處分，我想你已經對後果有所體會了。」壹十分肯定地點頭回應，貌似完全沒意識到對方的話裡沒有任何詢問他的意思，他向在場眾人禮貌地招呼一聲，繞過翦茲按了電梯的呼叫鈕，「我得上樓打卡，失陪。」

連接層的行人兀自來往，顯然也對這個插曲見怪不怪；中性事件翦茲本人恨恨地啐了一口、跟著同伴離開現場，身為社畜的IUM也照樣要打卡為自己的生計折腰，他們同是被公司豢養的狗。可人跟人之間總是最為有別的一群，先分人與野獸、再分為感染者與非感染者，小眾之中也有各種有形無形的界線區分上下你我，彷彿找準了踏腳處自己便能高人一等，唯有感染者之間一派祥和，畢竟他們無一例外皆是將死之人。

搭乘電梯來到製藥部的實驗室樓層，壹坐到自己的位置，將鏡片上瀏覽到一半的實驗數據串接到AR投影，他走去茶水間泡了杯咖啡，打開外帶的早餐開始進食。

時間顯示七點二十五分，一年前他碩士畢業後進入了製藥部門作為實習研究員工作，今年已經升任副研究員，對於一名十七歲的少年來說完全是破格的提拔，但他畢竟各方面都在規格之外，倒也不是什麼出人意表的展開。

實驗室的表定工作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但實際他每天打卡的時段是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十二個小時只是基本，考量到研究進度難以掌控的特性，許多同事在研究室過夜已是稀鬆平常，尤其季度報告前夕、不僅是製藥部門，從工程部到生物部的實驗樓層都是通宵達旦。

IRID橫跨整個世界的偉業由無數人的血肉汗淚築起，蒼白又無懈可擊的表象則以肝膽腦髓粉飾塗抹出貌似健康的血色，整個企業宛若一個龐大的怪獸，將資源與勞動都化作自己的滋養，無論內外都是赤裸裸的掠奪與吞噬。

幸虧為它奉獻生命的報酬不菲，最少也能保證衣食無憂，在這個年代、出賣自己的一切以求生存可是再划算不過的買賣，每個人都待價而沽，端看他們所求之物為何。縱觀世界，除了

無國界旅行團那群吃素的聖人跟聖靈會這等信仰到走火入魔的瘋子之外，無人不被利益驅動，在這弱肉強食的社會，凌駕於家國政府統御的IRID無疑已是世界之巔。

壹不是一開始就在這裡生活，但他沒有過去的記憶，來到IRID之前發生的事全憑他人轉述，他依稀記得自己曾有父母，但是爆炸、火光、怒吼與一陣混亂就是當時年僅五歲的他僅有的回憶，父母的輪廓模糊不清，彷彿籠罩著一陣曖昧的煙雲。

渾身血泊的他被發現時並沒有受傷——這是IRID暫時安置處的保育員告訴他的，她的名字是烏瑪，黝黑的臉上嵌著一對黑星般發亮的眸子，捲曲的黑髮跟豐潤的唇看著便能讓人感受到溫暖，被她擁入懷中就像是世界都要融化了一般的溫軟，烏瑪總是揉著年幼男孩的頭這麼說：「可憐的孩子，那不是你的錯。」除此之外，她便守口如瓶。

那份謹慎的沉默總讓男孩感覺自己一定是犯了什麼錯。

可他什麼也不記得。

///

年幼的他在IRID的臨時托育所住了一陣子，直到有一天，那個女人來了。

她有著蒼白又細緻的皮膚，一頭亮麗的孔雀藍長髮造型瑰麗浮誇，高跟鞋的叩響在壹面前停下，先是拉開墨鏡露出半截銳利金眼俾倪地面上的小人兒，這才蹲下身兩手按上他的肩膀，不小的力道捏得男孩隱隱生疼。

「你就是■■■■？」女人只叫了一次他的名字，抿唇思索後便隨意地用另一個沒有意義的字符將之取代，「太長了，不好記。從今天開始，你就叫『壹』，懂嗎？」

「經過測驗發現你不但有著哨兵體質，而且智力發展超越了一般水平，雖然情緒跟記憶方面有點小障礙，不過那沒關係。今天開始我會負責養育你，紀錄上我們是義母與義子的關係，但別搞錯了，我不是你母親。」

說到這裡，女人的紅唇拉出一弧銳利的笑，她語速輕快地說著，一點也不顧慮他是否能聽懂。

「我是卡莉·奧佐明什。雖然這樣的消息你可能難以接受，但你的父母因你而死，另外現場還有十數位平民死在發狂的哨兵手中。不管再怎麼幼小，野獸終歸是野獸，我的教育方針便是管教要確實——主人為了避免自己的狗傷害他人總得拴上鍊子，壹、從今之後這個頸圈出門在外你都必須好好戴著，如果你覺得自己快失控了，按下這個按鈕就能冷靜下來。」

「好的，義母。」男孩接過沒有溫度的碳纖維頸圈，聽話地戴上。他還沒聽懂父母因自己而死是怎麼回事，就看見烏瑪在女人身後緊皺著眉頭、露出一個難以形容的表情，她的指節死死地掐著圍裙一角微微發抖，雙目定定地看著壹。時隔多年，背熟了人臉肌肉如何運作的他才理解烏瑪那個表情混合了極度的驚詫與憤怒。

「叫我卡莉小姐，記——住。」對於這個稱呼十分不滿，卡莉繃緊了臉瞪他一眼，咬牙切齒地說，「我已經在學區的宿舍替你登記了一間房，明天就搬過去念書，你要早日進入IRID才能對我有所貢獻，我可不想養個廢物。為了這個目的，我會提供你必要的一切開支。」

「是的，卡莉小姐。」壹點頭回應，這次他恭敬地換了稱呼。

「很好，再見。」卡莉鬆手拍拍他的肩膀，起身離去；正如她飄然造訪的模樣，離去也如同一陣風般乾脆俐落。

當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脆響一路綿延到門外，遠處傳來汽車發動遠去的聲音，烏瑪才衝過來緊抱住他、連聲道歉。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阻止那個女人帶走你……她可以給你的，比我多太多了……」說著便在他肩上流下溫熱的眼淚，壹懵懂地回抱，大概知道這就是人在難過時的表現，即便他在托育所一次都沒有哭過，但其他的孩子不時也會哭泣，沒想到連烏瑪也有這樣的時候。

卡莉告訴壹兩件事。

父母與許多人的死亡都是他的錯，哨兵是必須加以看管、制御的野獸；生來如此的他如果不對世界有所貢獻，存在便沒有意義。

烏瑪的雙臂緊抱著他小小的身軀，這讓壹有點難受，但是他不希望自己再讓任何人受傷了——年幼的哨兵配合著對方的動作輕輕地回擁，看上去反倒是他在安慰著烏瑪。

第二天灰髮男孩穿戴整齊，拿到了姓名欄印著壹的識別證，他道別烏瑪、在司機的接送下去到一個除了生活必需品跟學習用的個人終端之外什麼都沒有的房間。

乾淨、潔白，沒有生活痕跡的新居，正如他的新名字．壹一般。

內在空無一物。